

南京主教惠大司牧准刊并序

蘇州致命紀畧

一九三二年仲夏

上海土山灣慈母堂印行

NO 64

南京主教惠大司牧准刊并序

蘇州致命紀畧

一九三二年仲夏

上海土山灣慈母堂印行

Nº 64

3000 5-32

ACTA
MARTYRUM SOOCHOW

12 sept. 1748

本書歷敘事實。所有「致命」
「聖人」等字樣。祇依俗稱。非
僭擬聖教之定論也。謹遵教宗
吳葩諾第八之詔諭。特此聲明。

南京主教惠大司牧序

蘇州致命的事蹟，隱沒長久了，今得揚傳於世，真是一件大的好事。

蓋爲司牧的，都願自己信友的信德，一天堅固一天。而況當此信德在種種危險之中，切實的激勸鼓勵，尤其是罷不得，少不了的。

今日信德有什麼危險呢。

第一，要算是種種淫書邪說。這種書散佈人間，含着一股很烈的毒氣，噴射人的心坎內，幾把真道德、真學問，盡盡打消了。

第二、是一般新智識界。他們欲脫除迷信、偏陷入無神派中、一味耽於耳目之嗜好、尋求現世的快樂、把身後永久的眞福、放諸腦後、不肯一去理會。或且顛預自是、自己不肯屈求、還要把他人的信仰、祛除乾淨。

第三、是共產主義、那是更兇險了。奉這主義的、務欲破壞一切、更欲破滅聖教會、窮兇極惡、不達目的不止。

第四、是迂拘的、庸愚的、種族觀念。就是一般人也知聖教的道義是美妙的、但把創立聖教的耶穌基利斯多、看作一個尋常人、當作一個外族人、便不肯信奉了。不知耶穌基利斯多、實是肇造神人萬物、普世萬國的主宰、不可因他未曾降

生在中國，便看作外國教的。

第五，是無可無不可的主義，就是說各教都好，信這好，信那也好。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迷力很大，也許有些教友被他淆惑了，信心大減。須知真教惟一無二，正爲作證此道，列位蘇州致命的，萬死不辭。

目下，本省教務，尙稱平安，但共產黨人，日進月逼，難保聖教不遭大難。當此之時，如欲保存信德，免不了受苦受難，或且犧牲性命哩。

無論如何，吾人終能有許多機會，欲作天主的忠臣，須受多多困苦，作極大的犧牲。須知吾們都是一堅陣之厄格肋西

亞」的子弟，自當人人衝鋒冒刃，而毅然向人說，「吾們不能不言。」宗肆篇
二十節

當着這般狂風暴浪的時間，不得不破除種種情面，掃却種種畏怯，勇然稱奉耶穌基利斯多，而將吾主所說的「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一句話，放在心目中，常常玩味而深究之，才好。

要做到這個地步，最好的法子，可是記念在蘇州和兩位神父被難的許多男女教友。他們都是吾們同種同族，同鄉同土的人，「他們能，吾爲什麼不能。」

爲此，蘇州致命的事蹟，真是吾們一個活着着的，很親切的

教訓。也是一個可奇可慰的表樣，勉勵吾們在艱難困苦中，恒心忍耐，至死不變。

請看兩位神父和許多信友，逼着踐踏耶穌與聖母的像，他們偏跪拜伏地，用口敬親，寧死不肯侮辱，何等堅決，何等勇壯呢。又官長屢次批決說，他們別無他罪，只是違禁傳道，不肯背教耳，何其休哉，何其美哉。

本主教深望眾教友，念了這本書，都效法他們勇敢果決，不但勉強把持自己的信德，又且高聲宣揚，躬行實踐，竭力傳佈，遐邇都抱一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志氣。且遇不得已時，甘以己血栽植聖教會於中國，一致命者之血，即是教友

之種子。」那麼，可安慰吾主的聖心，可賠補背教人的罪過了。

巴不得黃安多尼神父給汪斐理伯說的話，常常留在吾們的耳鼓上，「斐理伯，倘你敬畏天主，欲救靈魂，不可畏縮，盲從妄行。」須知苦難瞬息即過，賞報是永遠的。同那列位致命者毅然作證聖道，可望與他們同享天堂榮福。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南京主教惠濟良書

蘇州致命紀畧

叙言

此書叙述黃談二位神父在蘇州致命的事蹟。二位神父，都是耶穌會士，致命後，便有同會神父紀類思和沈若望據衙門中的案卷，和同時被難教友的口述，編了一本紀畧，便在一七五一年，卽致命後的第三年，在南京刊行。明年，又譯成意文及德文，登載月刊書報中。此外記載尙屬不少，不幸過了不多年，耶穌會大受風波，會中神父離散以後，二位致命的事蹟，就沒有人提說了。到了一八七〇年，江南耶主教委冕德蒞神父就地訪察，及一八八八年，倪主教復委蘇州總鐸羅以禮神父正式調查。羅神父便集新舊記錄，大小十餘種，葡文、文意、文辣、丁文都

有德文的則譯了法文，石印作一本。一九一〇年，又依各種記籍，用辣丁文編成一冊。去歲黃修士佩孟譯作華文，鄙人卽據刑部奏章蘇州府志東華續錄等書，畧加參正，輯成此編。

原本序文的開首，引聖奧斯定一句話，「不是受了苦，就算致命，須看爲什麼緣故受苦的。」這本書，正是講述二位神父致命的情由始末，及他們的一生品德，使大眾知道他們却是爲道致命，着實可欽可慕。且與神父一同致命的，還有兩位先生，一是江蘇常熟人，名叫唐德光若瑟，一是安徽歙縣人，名叫汪欽一斐理伯。黃神父在生時，原兼管江蘇安徽兩省的教務，而兩省又各有一位本籍人同時致命，這不是兩省的大光榮，大喜慶麼。

南京主教惠大司牧，近頒行一遍祝文，請眾教友祈求天主，賜四位致

命，早得列入聖品。恰好吾們這本小書，不期而然的，同時出版，并承大司牧賜序發行。那麼兩省教友，大家傳誦，同心祈求，可望天主及早賞賜吾們四位新聖人，四位新主保了。

降生後一九三二年仲夏

耶穌會後學徐允希謹叙於光啟社

蘇州致命紀畧目錄

第一章	黃安多幼歲	一頁
第二章	黃修士就學馬尼刺	三頁
第三章	江南教務狀況	四頁
第四章	黃神父傳教江南	六頁
第五章	黃會長被人誣告	九頁
第六章	談方濟幼歲	十二頁
第七章	談方濟修道	十三頁
第八章	談修士晉鐸前後事蹟	十六頁
第九章	談神父應召來華	十七頁
第十章	談神父傳教蘇松	十九頁
第十一章	朝廷禁教	二十頁
第十二章	蘇州教難原因	二二頁
第十三章	談神父被捕	二五頁
第十四章	黃神父被捕	二八頁

第十五章	教友被捕	三一頁
第十六章	黃神父被審擬釋	三二頁
第十七章	反決原因	三五頁
第十八章	三縣會審教友被刑	三八頁
第十九章	三縣會審神父被刑	四十頁
第二十章	黃神父被刑殘廢	四二頁
第廿一章	踐踏聖像	四三頁
第廿二章	撫臺上奏擬絞	四六頁
第廿三章	在京教士營救	五十頁
第廿四章	定案絞死	五四頁
第廿五章	死後奇異	五九頁
第廿六章	死後喜慶	六二頁
第廿七章	仇教惡報	六三頁
第廿八章	靈蹟二則	六六頁
第廿九章	刑部奏准教案表	七十頁

附蘇州教務考畧

一	通關坊聖堂	八二頁
二	雍乾教難	八四頁
三	九家聖堂	八五頁
四	北街公堂	八九頁
五	分設三會	九十頁
六	教士題名	九二頁
七	信友公墓	九六頁
八	補錄	九九頁
	譯名合璧	百三頁
	蘇州圖	百七頁

更正

拾貳

二十九頁十一行女字上脫姪字
六十一頁第三行思字衍
六十四頁第一行前日改明日
七十三頁第一行注六人改七人

蘇州致命紀略

第一章 黃安多幼歲

黃神父原姓恩利格，是葡京里斯本人，生在降生後一千七百〇七年六月十三，聖安多尼瞻禮日，洗名便叫安多尼，到中國後，始稱黃安多。（在刑部奏章中，黃寫作王，叫他王安多尼）他的家世和幼年的事蹟，都不可考了，只知道他在葡京耶穌會公學中念書畢業的。其時葡京人情性豪放，好出洋遠游，在外方開拓新土，營業謀生。安多尼也一心要到東方一游，適逢葡國遣使到中國，便請作隨員，一同到中國來了。



這使臣名叫亞力山麥德祿。先是雍正皇帝在一七二三年登了基，到明年，教宗本篤第十三，便簡派二位聖衣會士到中國，一來朝賀新皇帝，二來辦理中國的教務。那知雍正早已料到教宗的意旨，待欽使一到，照常接見了一次，便飭他們速速旋返，不准逗留中國傳教。於是又過一年，即一七二五年，葡國王若望第五就遣麥使臣來。麥使到了北京，頗蒙皇上優待，召見二次，但見皇上疑忌甚深，所以教務一節，未敢多言，只在陛辭時，提說一句，皇上只頷首而已。在京住了兩月，又回澳門。

澳門原屬廣東香山縣，明嘉靖三十一年，葡人據爲商埠，泰西教士東來，必先到澳門，然後轉入中國、東洋、南洋等處。

安多尼到了澳門，屢次到堂內去，拜訪耶穌會神父，看見他們都有德

有才，大半頭已班白，而勤勞辛苦，晝夜無間，一心栽培後生，部署傳教事務。安多尼心中大動，自忖曰：「我來此求名求利，但世間真名真利，除了修道傳教外，他處找不到了。」從此拜謝了麥公使，求進耶穌會。長上見他誠心，便准在一七二七年耶穌聖誕日入院初學。其時年二十有半，離鄉後二年又二月。

第二章 黃修士就學馬尼刺

其時，東方大小修院，都設在馬尼刺（也稱小呂宋）。安多尼初學滿了二年，發了神貧貞潔聽命三願，便奉長命到馬尼刺去讀書，就在一七三〇年正月內起程，在海中行了一月，始抵馬尼刺。其時同行的，有一位聖奧斯定會士，名叫厄瑪努厄爾。這位修士也在澳門助理教務，

後陞任該會院長，曾說：「安多尼與我同行，我見他舉止端方，神情凝厚，矯矯不羣，便知道他將來必成一位大聖大賢。」及後聞了安多尼致命，想起前年情形，更稱道不止。

安多尼在馬尼刺補習了文學，便連讀哲學和超性學，品德與學問，都出類超羣，師長推爲院士的表率。其後在何處登鐸品，何處行卒試，都無可考了，大約仍在馬尼刺。一切功課畢後，便回澳門，計在馬尼刺先後共八年。

第三章 江南教務狀況

人都知道，從一五八三年起，直到一六六〇年，這七十八年中，在中國各省傳教的，只有耶穌會士。一六六〇年以後，始有他會修士來華。其

時沒有分劃區域，各會修士，都可隨便到各省去行教，惟南北兩京，江蘇、安徽兩省，及河南數處，仍專屬耶穌會管理。其時各教士對於中國的儒禮俗尙，意見不同，互相攻訐，加之雍正仇視天主教，及乾隆接了位，教難更加厲害。傳教士有被殺的，有被逐出境的，信友背教的很多。各處聖堂被燒毀，或拆去，也有沒爲官產，或改作廟宇的。

至於江南一省，從一七〇四年，耶穌會羅主教去世以後，一連四十年，沒有主教到過。直至一七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教宗始簡派方濟各會士方司鐸爲江南主教。便於一七四三年二月十七日，在葡京領祝聖禮。一七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行抵澳門。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始到江南，駐居常熟縣城內。過了二年，卽一七四七年十二月中，目見黃談二位神父被官捕去，心中憂傷，風聲又險惡，便避居城外鹿苑。

鎮灘裡村堂內，維持教務，安撫教友。又二年，卽一七五〇年三月二日，積勞過度，溘然長逝了。

當此種種艱難之際，有耶穌會德瑪諾神父，原是監會大司鐸，駐居澳門，因傳教缺人，便在一七三七年，卸了監會的職司，到江南來管理教務。白日裡，隱伏在人家。到天黑了，始到各會口內，施行聖事。他聖德出眾，竭心盡力，講道勸人，不顧艱險，不避辛苦，所以信教的又漸漸多了，但終補不滿背教的數。只是他改化的人，信德都堅固，老教友更加熱心，自不消說了。

第四章 黃神父傳教江南

黃安多神父，從馬尼刺回到澳門以後，省會長徐懋德便派他到江南

傳教。黃神父奉了命，便在一七三七年冬月裡，由江西南安府人謝伊納、安徽五河人許伯多祿、井廣東澳門人談文多拉引領，渡海到廣東，繼而陸行到江西南昌。又從南昌僱船到南京，末了到蘇州。其時德瑪諾任江南的會長，黃神父便居他權下，從他指導，到各府各縣去傳教。其時黃神父年正三十，體強力壯，學問又優富，傳了教七年，各處的風土人情、語言文字，都熟悉精通。且口才又極好，與官紳晉接交談，溫文有禮，人人稱奇，都說是從來沒見過的。

黃神父經歷的地方，按刑部奏章中所載，竟有二十二縣，便是浙江嘉興府的海鹽縣、安徽徽州府的歙縣、江蘇江寧府的上元縣、鎮江府的丹徒縣、丹陽縣、常州府的無錫、金匱兩縣、蘇州府的吳縣、元和、長洲、常熟、昭文、新陽、崑山縣、松江府的華亭、婁縣、南匯、奉賢、青浦、上海縣、太倉。

州的嘉定寶山兩縣。尚有浙江的杭州府、江蘇的揚州淮安兩府，案中不載，也都到過。地方廣大，路途又遙遠，黃神父定了路程，或用船隻，或則陸行，一處一處的巡閱。到了一處，便行聖事，講道理，補婚配，慰問病人，和解仇怨，救濟貧困的，安慰憂苦的，按各人各地的病情，宣佈聖化。論他內修工夫，也極精深。有同會神父厄瑪諾若瑟說：「每次聽他告解，我自己覺得很羞愧，聽他所告的都是微微細過，而刻苦補贖，異常嚴烈。他舉彌撒聖祭時，熱情如焚，我見了，不禁動心流淚。」

黃神父待自己甚嚴，待人很寬厚。受人侮辱，不思報復，反而戴之若恩人。有名保祿的，隨從神父多年，後同神父一齊被官衙捉去，便誣供神父許多重欺，當眾背教（事見後）。神父仍是愛他，在監中作二書，滿紙善言好語，勸他速速回頭。

按保祿·西史稱 Paul Diego de Madeira 澳門人，卽是引領黃神父到蘇的談文多拉。此後本書中直稱他談文多拉，似更醒目。

第五章 黃會長被人誣告

一七四四年八月十九日，德瑪諾去世了。德神父壽七十五歲，在中國三十五年，一生勞績，筆難盡書。黃神父失了這恩師慈父，哀痛不勝，爲他寫了一篇傳，載在史冊。是年九月初，省會長陳善策便擢黃神父爲江南會長。是月十五日，談方濟與馬德昭二位神父，由西洋來到澳門。過了數月，談神父到江南，馬神父到北京去了。

黃神父任會長後，勤奮盡職，方主教特簡他任江南的代收。到了明年，發四大願。不料就在這年冬，竟起了一星之火，兆燎原之禍。

是時常熟有尤姓教友，素常冷淡，多年不滿四規，其時與族人爭奪田產，纏擾不休。黃神父知其理曲，竭力制止。尤某便移怨神父，初至司事汪斐理伯與談文多拉處，要求酬償田價，若不與，必至公庭控以違禁傳教之罪。司事不理他，且說：「若你橫行不法，先將你送究，即使有錢，寧和你打官司云云。」尤某退下，懷恨益深，便作書寄北京省會長陳善策，捏造不端之事，誣告黃神父，自己爭產之事，一言不提。

一七四六年春，陳省長接到尤某稟帖，心甚不安，便遣馬德昭到江南細細調查。馬神父到了江蘇，暗查密訪，不得細底。末了，召集三十人，諭他們依實稟告，不容徇隱。三十人乃宣誓，證明尤某所控，盡屬子虛。馬神父心中大慰，便召黃神父至，問道：「余此次爲何來南，公可知道否？」答說：「不知。」馬公說：「有人告公重大事情，余奉命來此調查，今

查得所告，盡屬虛空，請公放心。自後仍須熱心作事，愈顯主榮，拯救人靈。黃神父色仍泰然，答說道：「人毀余名，固屬不妨，只恐有碍教友的前途，阻外教的歸正耳。余原看諸般冤枉誣辱，都是天主的特恩。余至今事事稱心順意，心中常自不安，極願爲主受些苦辱，淨煉余靈。今遭此事，可見上主已允余所求，不勝欣感。此後患難日增，勞苦益甚，亦惟深謝天主，感恩不忘而已。」

馬神父聞此情訴，欽服黃神父神功高妙，遠出意想之外，便命駕北返，將所聞所見的，一一稟覆省長，其事悉載葡文致命紀畧中。

按葡文致命紀畧是耶穌會神父，依據縣中案卷編成的。其時馬德昭神父適繼陳善策爲省長，親自審定，卽於一七五一年在葡京刊行。足見天主故以患難試練黃神父，而藉馬神父昭雪冤誣。

彰顯他聖德也。

話說尤某見惡計失敗，心仍不休，又作二書，一呈方主教，一致談方濟神父。主教置之不理，談神父亦付諸一炬而已。尤某心更不平，乃繕稟投控常熟縣。縣中知他誣告，批駁不准。尤某無法可施，但心終不死，末了竟闖大禍。黃談兩位神父，一同被害。今把談神父的歷史，先講一下。

第六章 談方濟幼歲

談神父原姓矮底彌斯，是意國物尼斯省中的舊族。他和黃神父同年生的，即在一千七百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他生的時候，母子都危險，猶如聖類思公撒格一般，便由副本堂司鐸權洗。因他難產，便叫他脫利斯談，即是難生的意思。到了本年十二月二日，纔由本堂司鐸補行

洗禮。到中國來的時候，始改名方濟各，便叫他談方濟各。方濟各有第九人，妹七人，他是最長。從小馴良溫厚，年六七歲，便在家裡讀本國及辣丁文。到了十一歲，他自己求到本城修院中去讀書。父母見他天資聰敏，志向又清高，便允准了，就在一七一八年上，進了修院。進院的時候，母親向他說：「這股利斯談的名字，在聖人名冊上沒見過，換他名才好，免得他人戲笑。」方濟各不要，說道：「媽媽，現在此名不好聽，那知後日，成不了一個聖人的名稱呢？」母親聞了，不勝歡喜，牢牢記着。可知方濟各在十一歲上，已有作聖的志向了。

第七章 談方濟修道

談方濟在修院讀了六年書，到了一七二三年，轉學入巴度大學了。

那時候，巴度大學，是很有名譽的，大家子弟，都要在那裡讀書。師長教員，又都是才學不凡。文科主任，名叫多敏我拉雜利尼，更是出人一等，當了二十三年的教員，著書立說，人家都稱他爲一代文豪。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他看耶穌會，竟像眼中釘，很耐不來。說到了耶穌會，便極口雌黃，明譏暗諷，不勝牢騷。學生不辨真僞，都從先生，你唱我和，把耶穌會批得一文不值。獨談方濟心靈智慧，反生疑起來了。他想城中學校很多，豈獨耶穌會的學校，一文不值麼？如果一文不值，又怎麼值得天天罵他呢？又想古語云，「德高則謗興」，如果耶穌會沒有大功大業，何至人家都謗毀他呢？於是方濟各一心要研究耶穌會的歷史，把那會的事業，細考一下，便購了一本耶穌會史，課後得暇，悉心披閱。乃知耶穌會創設至今，已將二百年。創會的，是一位大聖人，宗旨很純正，

規模很偉大。會士派往各方傳教，歐洲、斐洲、東西二印度以及遐陬荒島，都有他們的踪跡。爲主致命的，不計其數，而博學著聞的，也在在都是。始知謗非無由，景慕企仰之心，亦由是發生了。

方濟各自思棄俗修道，何等高貴，而耶穌會的豐功偉業，却更可喜，但不知堂上雙親意見如何，又修途上艱險重重，不知自己能持行到底否，心旌搖搖，猶豫莫決。於是一面求主啟迪，一面訪求耶穌會士，與他磋商。結果，確知天主聖意要他進耶穌會，於是作書呈省會長，懇收入會。

其時省會長，名叫基多福祿，見方濟各年正青春，又是大家子弟，而輕棄世俗之志，堅如金石，便決然收他入會。且屢向他人說：「談生資稟的高下，學程的深淺，我都不知，但他確實陳情，志誠意懇，必是才德不

凡的，故此收他入會。

方濟各得了省長回書，便回家拜別雙親，並將世爵讓與己弟承襲。就在一七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赴鮑諾尼亞入初學院去了。那時年只十八又四月。到了院中，猶如進了納匝肋的聖室一般，專志潛修，事倣效耶穌聖表。初學二年後，在聖安德肋瞻禮日發三願，便成耶穌會修士了。

第八章 談修士晉鐸前後事蹟

談修士前在巴度大學，習過哲學，尙未畢業，發願後，乃奉長命赴巴拉增爵，私自補習。年終考試，竟較他學生從師攻讀的，成績更優。卽在是年（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奉派赴該處公學教授文學，循循善誘，師生

極稱相得。

教學四年，卽於一七三二年八月內，回鮑諾尼亞，讀超性學，兼治高等算學，成績都極佳。談修士又想希臘文字，爲研究古聖師書本所必要的，於是學假期內，更用功希臘文字。各種學問，俱精明純熟，乃於一七三六年九月內，晉受神品，繼而卒試。平日究心學問，卒試時專務神修，是以德行與學問，均造其極。

卒試畢後，復教授文學。一七三八年十一月，又奉命專治高等哲學，二年卒業，便於一七四一年二月二日，發四大願，繼而教授哲學，一連三年。

第九章 談神父應召來華

談神父在卒試大避靜的時候，默想到「吾主喚召人靈」的一題，心中大亂起來了。因他知道，欲從吾主拯救世人，必須犧牲一切，趨卑就辱。而欲犧牲卑辱，莫如舍離本國，到遠方去傳教。但遠出傳教，則一生的學問，一世的向願，都從此告休了，心中實所不甘。於是中心轆轤，百念交繁，愈想心中愈亂，一連教哲學的三年中，日日如此。末了，明知天主聖意，要他作純全的犧牲，便毅然決然，稟求總會長，准他到遠東去傳教。

總會長接了談神父的信，也左右為難。想到談神父博學高才，為本國大有用處，捨不得派他出外。但看談神父信上情真意切，明是天主聖意要他，似乎不得不准。翻覆思想，末了，回信給談神父，派他到江南去傳教。從此可知，談神父來到中國，兩方面都是莫大的犧牲，但正因此

犧牲，天主賞談神父致命的榮冕了。

談神父一接總長的信，卽日動身到葡京，身上只穿着隨身衣服，手中只帶日課經一本，其餘一切，都拋掉不顧。到了葡京，便取名方濟各，在一七四四年春上，同馬德昭神父及他教士，啟帆動身了。是年九月十五，始抵澳門。船上一路的光景，馬德昭神父記着一句說：『我們共行了六個月，談神父聖德出眾，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教人起敬起愛，船中無論水手渡客，都簡直叫他聖人。』

第十章 談神父傳教蘇松

其時澳門耶穌會，有兩座聖堂，一是聖保祿堂，附設公學一座，一是會士的住院，名叫若瑟堂。若瑟堂尙在建築，未曾竣工，談神父卽住保祿

堂內學習語言。其時，神父年已三十五歲，記性已衰，學語自不容易。到了明年（即一七四五年）三月，便由人領到南京。誰引領的，西史不載。刑部奏章中，則說仍是謝依納爵和談文多拉二人。五月十五，始到蘇州，便巡行各會口。奏章上說他到過松江府屬的華亭、婁縣、上海、奉賢、南匯、寶山、嘉定等縣。又蘇州府屬的吳縣、元和、長洲、常熟等縣。蘇松地方、河港紛汊，路途難辨。兼之言語不達，事事須人傳譯。又爲避教外人耳目，晝伏夜行，東奔西竄。到了奉教人家，待夜深人靜時，始集教友，施行聖事。天明便散去。如是三年，其間辛勞困苦，不可言語形容。末了，竟先黃神父被捕，同時致命。

第十一章 朝廷禁教

乾隆登基，是在一七三六年。登基後，卽下諭禁止天主教。到了十一年，卽一七四六年，福建多明我會教士，在福安縣被人告發。巡撫周學健便將桑主教和費若望德方濟各華若亞敬施方濟各四位神父收監禁押。又明年四月內，（一七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先將桑主教正法，四位神父監禁候決。朝廷知道了，大加褒獎，升周學健爲江南河督。且復嚴諭將各省教士押至廣東，逐回澳門。教友或則充軍，或則罰金贖罪，不容寬貸。

按周學健，江西籍，乾隆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署理福建巡撫。十一年七月二日諭，「福建巡撫周學健，簡任封疆，歷有年所，實心宣力，甚屬可嘉，著加太子少保，以示優眷。」是年九月七日，升江南河工總督。

江南官吏接了諭旨，便雷厲風行，四出訪拿。所幸那時江南教友，在官衙中當事的也不少，所以消息靈通，教士們都及早藏形匿跡，暫避風火。黃談兩位神父，也格外小心，官吏們東訪西緝，只是徒勞。并且其時官吏也都知道聖教正大光明，毫無爲非作歹的形跡，且江南教友眾多，一律嚴拿，恐犯眾怒，所以禁令漸漸寬弛了。兩位神父便趁機會，巡行各地會口。明年正月中，黃神父寫信給省會長，有說「這裡風波不甚險惡，且像殘燈似的，將漸漸熄滅了。」但五月間又作書說，「仇教的風聲已平，但茹答斯輩，真是可怕，同門仇敵，防不勝防，奈何。」過多時，果大難發生，悉如黃神父所預料的。

第十二章 蘇州教難原因

上第五章說過，尤姓教友多次誣告黃神父，都屬無效，心中憤憤不平，只等時機，下其毒手。當時談神父適在常熟戈莊堂內。戈莊今名柵裡，在城東南三里。

按刑部奏稱：「據署蘇撫安疏稱，昭文縣戈莊地方，向有天主堂一所，雍正年間奉文拆改，有先經來昭之西洋人何天章，即何安多尼，於堂旁建造樓房三間，平房三間，窩住在內。又有已革文生徐魯直，即徐成，亦於祠後另造莊屋三間。乾隆四年，何天章物故，葬於堂內，即改爲何公祠。王安多尼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潛至祠內居住。談方濟各於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亦潛赴何公祠」云云。

黃神父前來拜會，將船躲在小浜內，自己往談神父處談話了。談畢，到罍里村劉家三房過宿。

罍里村距常熟城十五里。其時劉氏有五六房，第三房奉教，故西史稱「劉家三房」。奏章中則稱二位神父「來往劉觀揚、劉在田家」，却是三房的叔姪，具見宗譜。其子姓至今信奉聖教。

翌日，尤某的姪子素常無賴，行至河旁，見了黃神父的船，便說道：「那來這巧，一來可報叔叔的仇，一來可得一票錢財。」即縱身跳在船上。正想搶取物件，船夫戈四、戈德明、戈二、鄒漢三、鄒漢四等和他教友見了，出身攔阻，於是爭鬧起來。河旁人愈聚愈眾，初則袖手觀看，繼則共同爭吵，於是地方曹成九也趕到了。那時禁教的諭旨尚未撤消，保長不得已，便罰教友出錢六十千，和解了事，並未鎖拿一人。
尤某見了，心仍不服，便去扣了神父的船隻，和一切行李，上城內去控告了。

第十三章 談神父被捕

那時蘇州 臬臺（即按察使）翁藻適在常熟，尤某因縣內前已批駁，即徑赴臬轅控告。翁藻一接狀文，不問細底，就發差訪拿黃神父。役吏不知神父所在，便將原告和一切教友，不分男女，頸中帶着鎖鏈，送至衙門。翁藻首問洋人住在那裡，眾答不知。再三逼訊，眾人始說唐德光可知道的。官便命提唐德光。既到，亦說不知。神父沒有說明到那裡去。官便提徐魯直又問。這人聖名嘉祿，素常貪財，不很熱心，待官一問，便請隨同役吏去捉拿。官准了，便到教友錢尙公家，叩門問道：「汪斐理在家否？」這汪斐理便是隨從談神父的先生，奏章中稱他汪欽一，徽州歙縣人。使女聽說找汪斐理，且是嘉祿的聲音，想同來的都是教友，便

說，「汪先生不在，只有神父在此。」衙役們一聽神父二字，不問情由，推門進去。其時彌撒方完，神父正在謝聖體，衙役們搶了祭披聖爵書籍衣服及一切物件，拘神父到案。時一千七百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也。不多時，汪斐理亦被拿到。官查見簿冊中，有德瑪諾卜日生安瑪爾三位司鐸的名字，便問汪斐理這幾個洋人現在那裡。答說道，「但有黃安多神父在此省內，餘下不知。」其時德神父已死，卜安二司鐸避難澳門，却都不在了。

官便將談神父解至蘇州，許多教友被押同往。其時有一老婦沈陶氏，聖名利維亞（一作路濟亞）年已七十，聞得官吏大索教友，自投衙門說道，「他們教友都被捕了，吾也是教友，且奉教最早，那可不一同去，錯失這好福分麼？」官聞了大怒，即命同解蘇州。

按沈陶氏在家設塾，教授經言要理，案中被難的信女，大半是他的生徒，故刑部奏他「開堂窩頓，左道惑人，擬充發邊外。」

談神父到了蘇州，即交保甲局看守，別處一室，頗加優待。其餘教友，散禁他處。

按其時城內有保甲局五所，談神父當在胥門內司獄司監旁，西保甲局內，即今糾察司廟。（見圖）

翁藻即稟報署理撫台安寧，

安寧滿洲人，原係侍衛，在內廷行走，出爲江蘇布政使。乾隆十一年九月七日，署理江蘇巡撫。

安寧便下令，命各處地方官嚴拿一眾教士教民，尤須緝獲黃安多，得到他，一切事情都好幹了。於是官吏四出，到蘇州、松江、太倉鎮、江嘉興等各屬縣，捕拿教友，務期一網打盡。

第十四章 黃神父被捕

且說黃神父和談神父會談後，在劉家住了數天，因見事勢不好，即雇一教外船隻，想要逃嘉興去。乃因談神父已解蘇州，甚不放心，便和中國沈司鐸東行同往蘇州。按沈東行司鐸，聖名若瑟，松江婁縣人，生於一七〇九年，一七三三年，入耶穌會，傳教北京，一七六六年去住在丁若瑟家中。那時丁若瑟正在京裡，他的兒子也因教難，避

居他處。

按刑案中有長洲丁亮先在逸未獲等語，或卽指丁若瑟。今丁家或絕後，或他徙，蘇州已無其人。

黃神父到了蘇州，見談神父已被監禁，不勝憂慮，設法解救，乃暗通獄吏，囑請寬刑善待。事畢，就雇了一教友商船，告別了沈神父，陪着談文多拉，動身往嘉興去了。那知纔出蘇州，卽在葑門外被拘了。被拘情形，細述如下。

話說府縣接到撫台札飭，便嚴緝黃神父，奈何四處搜捕，終不見他的踪影。乃大怒，其時劉覲揚亦拘在城。元和縣知事張曰謨，安徽桐城縣人，便將

他提出嚴刑拷打，逼供黃神父的住所。覲揚沒法，便自請出監訪拿。先

到神父所雇的船戶處，問將黃神父送在何處。船夫一名霍載候，一名

霍晉公，便說送在丁若瑟家裡。役吏便與船夫同往丁若瑟家，即問洋

人黃安多在否。使女答說不在。役吏見他家中有一外國玻璃瓶，便再

三逼問。使女便說，昨晚已動身去了。吏便厲聲再問，可到了那裡去。使

女害怕，便說和談先生往嘉興宋家去了。宋家巨富，原籍海鹽，遷上海，散居租界及徐家匯等處，多行善舉。

役吏回衙稟報，官便命衙役立刻追趕。

話說黃神父和談文多拉出了丁姓家，便乘教友沈天如商船，即由天如的女沈七姑，又名徐沈氏，和長媳沈許氏，又名許四姑兩人，鼓棹前

行。行了一夜，因天黑暗，不能速進，天將曉，還在葑門外黃天蕩中，忽見二差船駛向前來，船婦便告神父。神父說：「停，勿搖。」兩船婦顫慄流淚，神父安慰他們說：「不怕，求天主和童貞聖母保佑是了。」話未說完，衙役早已躍上小船，如狼似虎的擒拿神父。神父從容說道：「不慌，吾們隨你們去好了。」役吏便將神父和天如的人船，一同解到城中，胥門上岸。其時觀者人山人海，千餘兵卒，滿佈街中，防備不測。有一熱心教友，姓許名惠山，在胥門外萬年橋，開着一個飯館，聞神父被捕，便自投衙門去。官問他：「你是教友不是？」答道：「真是。」又問：「你認識這洋人嗎？」答說：「認識。」官便接道：「怎麼認識他呢？」答說：「他不時到吾飯店內，講道勸人。」官說：「這與你生命有關，不可鹵莽。」繼而喝打數十板，放他走了，將黃神父與談神父一同收禁。時一

七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第十五章 教友被捕

且說談神父被捕以後，十餘日中，元和縣知事不時提出審訊。查見談神父簿冊中，載有不少會堂，官想必是逆徒聚謀之所，便命提拿各堂辦事人，稱叫會長的，加上鎖鏈，一一嚴訊。眾教友都異口同聲說：「吾們聚會，絲毫不涉非分，只是一同祈禱，領聖事，聽道理。所講道理，都是勸人爲善，並無半點不法情事。」官聽了，便說：「你們却都是誠實好人，但你們迷信洋教，違犯國家禁令，那是不可不究辦的。」其中有二教友頗通學問，明白聖教奧理，聞了官話，大不以爲然，便要求申訴一下，證明耶穌的道理，很純正，與人倫大道，很是和合的。官怕自己理屈，

答道，「你們教理雖好，但皇上禁止，還有什麼話講。」

第十六章 黃神父被審擬釋

繼而黃安多神父亦解到了，元和縣立即提審。先問他姓誰，名什麼，年齡幾何，是那國人氏，來中國是奉國王命，抑是教皇派遣的。黃神父察知其詐，便答道，「我來中國，不是國王調發，也不是教皇派遣的，是我自願來此，爲勸中國人敬奉惟一天主，肇造天地萬物，賞善罰惡的大主宰。」官聽了，不勝煩惱，變了臉，說道，「似你博學通才，那肯拋棄家鄉，背離父母親友，遠涉重洋，傳揚那教呢。你到中國，必是假託傳教名義，欲勾引人心，幫你國家攘土奪地罷了。」神父一聽，便申辯道，「遠來傳揚聖教，不是我第一人。百數十年來，西方教士，不憚艱辛，來此傳

道的，不計其數。誠心信奉的，通國都有，那有纖毫謀叛的事情。他們受冤被誣，不止一次，不止一地，官長嚴刑拷訊，終未見不軌行爲。他們心跡昭如日月，共見共聞。來到中國，只爲傳授天主真道，教人待人以忠恕，愛人如自己，不預非分，勿傷公道。官聽了，理屈辭窮，只得搪塞說道：『皇上禁止傳教，無庸嘵嘵多瀆。』

黃神父毅然不屈，接說道：『耶穌的道理，既真且聖，怎可畏刑而不傳。隨你禁止與否，吾不可因人的禁令，掩沒天地大主的真道。』官聽了，見他直捷果決，心下頗爲佩服，命將二位神父回押保甲局，處待稍優。數日後，保甲局長亦提出盤訊，問答和上次相同。

二位神父同押局內約二月，縣官時來探詢，見二位神父始終如一，兩人答詞，如出一口，便據情呈稟撫臺。撫臺爲慎重起見，札飭知府復審。

細查誰是謀叛首領，和各會堂聚謀情形。蘇州知府傅椿，滿洲鑲黃旗人，頗知

天主教理，且家中聘有奉教師傳教授兒童，便提二位神父和先後拘到的百多教友，一齊上堂。細詢冊上所載會口，究竟是什麼用意。黃神父代眾答覆，將一切情由，細述一遍，又清楚，又確當。知府聽了，不但沒罪可指，反明白了多少教理。退堂後，復令禁押局中，便稟覆臬臺說：「洋人很通博，極沉靜，查得謀叛舉動，連影兒都沒有。只他們傳揚教理，確是皇上禁止的。這樣看來，可把洋人逐回本國。若論汪斐理、王若望、談文多拉三人，因他們招納洋人，并和洋人日常往來出入，當各杖五十。唐德光幫助洋人，供給需用，除了杖五十外，又枷號二月。」

按王若望別處未見過，當是丹陽教友，刑案中稱他「王奉加」即王鳳佳。「王氏譜」上載諱廷瑞，字鳳儀，號虞階，天姿英敏，精於計

畫司鐸額其室曰、「斗山望重。」

臬臺得稟之下，亦提神父和被押教友百餘人到署，親自審訊，亦無罪可指，便批准知府呈文，判神父速回澳門，教友一概交保釋放，并出示禁止百姓欺凌教民，官吏們也不可捕拿云云。從此道路相傳，說洋人快釋放回國了。那時有一福建人，姓林，聖名若望，路過蘇州，見了臬臺的告示，便往澳門通報，說二位神父快要釋回了。澳門神父得了這消息，都舉手相慶。正望團團歡聚之間，忽得凶耗，二位神父已定死案，於是轉喜爲悲，不勝鬱鬱。茲將其事驟變原因，畧述如下。

第十七章 反決原因

一日，福建撫臺周學健，升了江南河督，正到蘇，拜謁撫臺安寧。言談之

際聞安寧有釋放洋人回國之意，便說道：「上年吾在福建殺了一洋人，監了四個，（卽二十一頁所說的桑主教及四位多明我會神父）皇上聞了，大加褒獎，賜宴酬勳，擢余爲江南河督。」安撫臺一聽，亦望朝廷褒賞，便悔變前志。過了數日，札飭知府傅椿復提審訊。知府大爲詫異，以爲其中必有人挑唆，故意與洋人爲難，遂畧訊誰實接濟洋人，傳教款項從何而來等情，他事不提。審後據情稟覆，仍依初次判決，逐他們回國。撫臺不悅，又因怕人覷破自己的用意，便託故將傅椿加級升任蘇松巡道，另擢太倉州知州姜順蛟。直隸大名，人拔貢出身。代理府事，密囑窮究此案。又飭吳縣元和長洲三縣會同審訊，讞鞫詳實，從速了結。此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事也。

三縣官卽將二位神父移入司獄司監，司獄司監，卽察司監，在胥門內，臬署南，入者十無一生。鎖繫

手足，雜居兇犯中，且把他們分處兩室。過了數日，神父請求，復同居一處。黃神父致命前一日，寫信給省會長，畧說：『吾們在監約七個月，未有一人前來相助。談神父又被病困，只願爲主吃苦，不顧其他。近有幾個常熟教友，送來制錢三千，不久，神父們亦給五千，因此暫得支持。官長每日只給十三錢，實不敷支用。吾們數次求領聖體，未蒙允准，亦順聽主旨而已。』

談神父也致書林德瑤神父，（其時也在蘇省傳教，）信中但述黃神父的苦楚，自己的病痛，不提一言。結尾說：『如今吾們神形都極窘極苦，黃神父微有不適，吾們都順服天主聖旨。』云云。林神父設法救助，終屬徒然。官長非常嚴厲，役吏日夜監守，沒人可來接談，也不能寄什麼到監中。

第十八章 三縣會審教友被刑

其時元和縣張曰謨、吳縣王繼祖、滿洲正紅旗舉人長洲縣鄭時慶、山西太原人進士三縣

官但知媚悅撫台，一七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先會提唐若瑟、汪斐理談文多拉三人。問唐若瑟道：「這些洋人圖謀不軌，你知道麼？」答說：萬萬沒有這事，他們都是很誠實人，怎會起這麼歹意呢？他們只勸人奉公守法，忠君孝親。——官又問道：他們和婦人有什麼不正行為麼？——答說：那是吾可着實保證，他們清心寡慾，都是聖人，連這種影兒都沒有的。——官大怒，命打十五下，又以鐵鎚擊足，致受大傷，然唐若瑟毫不折屈，堅持到底，始終不出二言。

官又提汪斐理上堂，先威嚇他說：「若你不肯實供，刑當加倍。」汪斐

理如唐若瑟一般，毅然向官說：「吾不可背良，誣告洋人。吾和他們來往多年，他們的品行，可欽可佩，是人人景仰的。」官聽了，變羞成怒，喝加重刑。汪斐理毫無怨色，仍稱道神父們不止。

末了，談文多拉上堂。官想此人，可供認洋人過惡了，豈知談文多拉也不承招，但形狀畏縮，言不出口。官見他懦弱可欺，便命用刑。衙役把他頸索微微一收，談文多拉怕受重刑，便捏造多欸。旁觀者聞之大笑。他說：「洋人是大奸人，他們有打胎藥，下了小孩，寄往歐洲，化作金子。」又挖出死人眼目，作望遠鏡。此後，吾再不願從他們的教了。以前奉教，都是被他們哄騙成的。」官聽了，回頭來令衙役再加他刑，叫他再說。一官阻止說不可，談文多拉是沒罪的，可叫他的二友再受些刑，叫他們承招是了。因此唐若瑟又受重刑。幸而倚恃主寵，毫不變供，且從容說

道、談文多拉種種謊言，但爲避刑而已，吾不然，寧千苦萬死，不可背良誣供。汪斐理也剛強不屈，寧和唐若瑟一同致命。且說道、談文多拉受刑前所說，都是真的，以後所說，都是誣妄的。」

第十九章 三縣會審神父被刑

這次審訊，官上仍不得確實罪證。談文多拉的話，太屬荒唐，無庸再鞫，便命三教友回監，又提二神父上堂。

神父到了堂上，官先問許多事，和前次相同。繼問挖目事，是真是假。黃神父華語極精，答道、這種謬說，不知從何而來。若有其事，你們中國人，都可食吾們的肉，寢吾們的皮了。眼兒不可作玻璃，是人人知道的。只因歐洲畫師，作人的眸子很活現，便說是拿死人目化成的，請問

誰肯相信。官們聞了，頓口無言，便拿別的事問道：「你們與婦人有不端事沒有？拿了打胎藥，下了小孩，寄往歐洲，化作金子沒有？」黃神父聞了，大爲驚駭，他還不知道是談文多拉說的，便厲聲向官道：「你們堂堂中國，通文達理，怎麼竟出這般胡言呢？吾們遠涉重洋，來此異域，不知經過多少困苦。到了中國，又是千艱萬險，爲的是傳揚真道，指示天國的道路，怎能野蠻至此，作這般反倫背道的大惡呢？」黃神父侃侃而談，直捷爽快，弄得官無言可答，但說：「你們干犯皇上禁令，是當嚴辦的。」黃神父辯道：「皇上禁傳聖教，吾們是決不肯聽的。」官說：「在你們歐洲地方，違犯國家禁令的，不當嚴辦麼？」答說：「不差，凡國家命令，不背正理，不違造物主誠命的，都當聽從。」這個空兒，官沒介意，或不懂神父的話，又問道：「在你們歐地，凡不守國法的，當受

什麼刑罰。——答道，各罪有各罰，有的當受死刑，有的充流邊外，也有較輕的刑。——官便駁道，如此說來，你們不從皇上禁令，按你們的國法，當罰不當罰。——神父答說，你們施罰，吾們很樂受的。若你定吾死刑，那是吾們莫大的幸福了。——官聞了，轉身向陪審官說，「這許多話，各位都聽見了。」又回頭向刑役們喝道，「快把他們加上鎖來，下大監中。」神父們接了鎖鏈，先以口敬親，入監以後，就地爲牀，雙足鎖繫柱上，終夜不能寐，又加他犯百般嘲弄，不堪其苦。但神父們默思吾主聖難，藉以自慰，樂然處之。

第二十章 黃神父被刑殘廢

官必欲得死罪，復提二位神父，及唐若瑟、汪斐理、談文多拉、徐嘉祿上。

堂官想折服了黃神父，其他都望風而倒了，便命施刑。衙役們得令，不暇爲黃神父解去足鐐，便把他很很擊打。神父默無一言。打後復問，仍隨口應答，很爽利。官大怒，以爲刑太輕，命加倍重打。刑役們便以板夾着二足重打，以致筋傷骨折，不能動彈。然神父至終自白無罪，來到中國，惟爲傳揚聖道而已。且說，「恒守至死者，纔得吾主所許之永報。今吾樂受各刑，是正速開天門，早登天國，享受永樂永福。」官聞了，命役以皮鞭擊頰四十下。繼又命以鐵鎚很擊足上木夾二十四下，以致膝骨碎裂，遂成殘廢。神父甘忍諸苦，一語不發，受刑凡一小時餘，始止。

第二十一章 踐踏聖像

話說二位神父被捕時，有沈陶氏和數位教友一同被拿。

按刑案載有常熟伊曹氏、吳伊氏、嘉興周瑪利亞、丹陽王大姑王二姑王三姑沈七姑許四姑劉瑪利亞等。

又按刑案中，稱王大姑王二姑王三姑是王天佩之女。王氏譜則稱天培生二女，長適戎，次適張。又載子漣生三女，次矢志守貞，贊有云：「表獨立以超萃兮，撫高潔之彌量。身羈縻於歲月兮，神繫戀乎天鄉。」

官想他們膽小柔弱，便命衙役拿聖堂中搶來的耶穌聖母像各一尊，放在地上，叫他們踐踏。那知該婦女不約而同的，一齊跪下，當着大眾，恭恭敬敬伏拜聖像。官見了大怒，命衙役鞭撻他們的足。人想這般女子，都是從小裏足，嬌弱堪憐，那裡受得起這種酷刑，豈知他們毫不顧痛，兀然跪着不動。

黃神父雙足已殘廢，不能站立，官命四刑役扶着，逼他踐踏。黃神父竭力抵抗，但恐腿力不足，被他們強捉了去，便大聲呼叱，竟嚇得刑役們倒退數步，不敢再前。官見黃神父這般堅強，便知道談神父也不能折服的，就不去強迫了。只可惜那徐魯直嘉祿，首先領衙役捕拿談神父的，一聞官命，便去踐踏了。官乃命唐若瑟照樣踐踏。此時唐若瑟徧身已傷，仍振作精神，往前向聖像雙膝跪下，又拿聖像雙手捧起，以口敬親，毅然向官吏們說道：「老爺們，欲吾把平日虔拜的聖像踏在足下，是萬萬不能的，吾的頭顱在此，吾的身軀也在此，隨你們處置便了。」官聞了，怒哮如虎，命拿鐵鎚重擊。此後，官又喚談文多拉，他竟效徐嘉祿，舉足上前去。官見他輕跨了過，沒有踏到，便命重踏。談文多拉惶恐，將三聖像重重踐踏，竟背了教。末了，挨到汪斐理上前，黃神父目見加

祿文多拉兩人已背負眞主，怕汪斐理看他們樣，便高聲責勉他說道：『斐理伯，若你敬畏天主，欲救靈魂，切不可盲從妄行。』汪斐理聽了，精神大振，剛強不屈，寧受萬苦至死，不肯侮辱聖像。教友及婦女們見了，都感激流淚。

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即舊正月廿七、廿八、廿九）三日間，官復提神父教友們上堂，置聖像於地，再令他們蹂踐。眾皆不從，因而又受重刑，重行收禁。

第二十二章 撫臺上奏擬絞

元和吳縣長洲三縣官，即將審訊情形，呈稟撫臺。撫臺必欲找得神父們死罪，便飭覆審，又飭將談文多拉所供罪情，詳細覆勘。又諭審官們

說：「皇上不久臨幸山東，余當往迎駕，將此案一手了結，才好，吾回來，便可判決了。」

按乾隆十三年，帝奉皇太后皇后東巡，二月四日啟鑾，十三日，幸闕里。十四日，駐蹕曲阜縣，謁孔林。十七日，至泰安。十八日，奉皇太后登泰山。二十三日，駐蹕濟南，皇后不豫。三十日，回鑾至德州，皇后崩。三月六日，還京師。

三縣官審了數次，沒見謀反犯姦的罪，便商請主審官，批決洋人第三條罪款，便是違禁傳教，煽惑百姓的罪，其他謀反犯姦二款，沒有證據，置之不論可了。主審官聞之大悅，便宣判批決說：「二洋人散布邪說，煽惑良民，罪當絞死。唐若瑟左道惑人爲從，沈陶氏開堂窩頓，均永遠充流邊外。其餘徒從，各杖一百，枷號一月，此判。」判結後，神父們回監。

三縣官便將案由呈稟知府姜順蛟。知府復提訊，早受撫臺委囑，自然批准縣決。

神父們經了幾番審訊，反覆批決，臬臺翁藻異之，欲澈底根究，便提神父親自審訊。黃神父一一答覆。於是臬臺撤消縣判，復批云：「按得二西洋人，除違禁來華傳教外，別無他罪，爰擬杖四十，枷號兩月，期滿遣回本國，此決。」卽呈藩臺朱一蜚提問核准，咨覆撫臺。撫臺以不得死罪，終不滿意，亦親自提審。無奈神父供辭，始終如一，嚴刑威嚇，終不屈服。撫臺明知他們無罪，但爲利祿所誘，竟將臬臺批辭撤消，而依三縣批決，呈奏皇上請旨。奏文畧曰：「奴才安寧跪奏，謹請聖旨事。洋人王安多尼於乾隆二年（卽降生後一七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航海前來，潛至昭文縣何公祠內居住，違禁行教，妄以死生性命地獄天堂之

說來往二十餘縣之間，煽惑男女人民。又捕得洋人談方濟各，於乾隆九年（卽降生後一七四四年）正月間航海南來，亦潛居何公祠，共同宣傳邪說，誘惑入縣居民。王安多尼談方濟各，依律擬絞監候。唐德光沈陶氏照律擬遣。其餘從犯，擬以枷號杖笞，分別收贖。伏懇聖上俯察賜奪」云云。皇上如何批奏，姑且慢題。

綜上觀之，神父和教友共被審十次。一、元和縣張曰謨。二、保甲局三、知府傅椿。四、臬臺翁藻。五、元和張曰謨。長洲鄭時慶。吳縣王繼祖。三縣會審。六、三縣覆訊。七、新知府姜順蛟。八、臬臺覆訊。九、藩臺朱一蜚。十、撫臺安寧。判決五次。一、知府傅椿判洋人遣回本國，汪斐理王若望（或卽王鳳佳）談文多拉杖五十。唐德光杖五十。枷號兩個月。二、臬臺翁藻初判西洋人送回本國，教民保釋。三、

三縣會審，判西洋人擬絞。唐德光、沈陶氏永流邊外，其餘杖一百，枷一個月。四、臬臺翁藻覆訊，判西洋人杖四十，枷二月，驅逐回國。五、撫臺安寧依三縣決，上奏請旨。

第二十三章 在京教士營救

且說在京的耶穌會士，知悉江蘇撫臺誣判二位神父，深恐皇上准了他奏，江南一片乾淨土，從此封閉，不能傳教了，便互相商議，上奏辯誣。大約說：「聖教道理正實無邪，教士都潔身謹行。民間但爲奉教緣故，受刑萬狀，實屬冤抑。且天主教，明代已來，未聞邪妄之說，奸詐行爲。間雖有人妒恨教士，橫加冤誣，朝廷常施恩保護，况聖祖皇帝明准各省傳教云云。」神父們寫了奏本，奈無法進呈。因乾隆登基後，未曾召

見一次。那時有一大員，姓艾，在雍正朝職掌照管洋人的，神父們便去請他奏呈。但這官不知爲何緣故，竟置之不理。神父們又去請說。他答以好言，禮貌甚恭，且說：「下次替你呈奏是了。」一日，劉松齡神父又去催他，從速幹辦。這官沒法推辭，便老實給神父說：「吾實不敢代奏，奏也沒有用處，皇上不欲洋人留居內地。先皇在位時，曾出令，將教士逐出境外，一時未見遵行，皇上很不悅云云。」神父申辯道：「這事重大，理應奏明。」官答道：「各教都好，你們的教也好。但國內只有一教，那是更好。倘吾給你們代奏，如蒙皇上允准，教便太多了。且你們奏本上，懇請皇上准人民自由奉教，但須知道，權在皇上一人。他禁止人民奉你們的外國教，不啻三令五申。倘吾直口諫爭，违了皇上意旨，反使皇上嚴辦教民，那不是反成了一樁惡事麼？」就從那時起，這官員與

神父絕交了。

神父們斷了門路，無法可想，外間消息，也無從打聽。末後，聞案還未決，尙有一線生路，心中又寬慰些。

那時適將八月，慶祝皇上壽誕。西教士入華以來，每年在此月內，進貢幾種禮物，在京的文武百官，都也如此。若皇上垂恩納受了，便算是莫大榮幸，否則便是失寵的朕兆，心下不安。因此，凡進禮物後，第一件事，便是探詢皇上受了沒有，受了多少，以卜一年的寵辱。

神父們每年進貢約二十七八件，都是新奇物品。最佳的，可算是四五罐精製的頭等煙絲，是葡國王年年寄來的。皇上見了，便從神父們手中，親自接受，年年如此。這一次，也照樣接去了，神父們心中大慰，想皇上已解了怒，蘇州案，可從寬處斷了。

且說那時，有一位耶穌會輔理修士，名耶世寧，工繪畫，康熙五十四年，（卽一七一五年）來華，康熙卽召入內廷，特設一閣，圖繪皇太后的御照。一日，修士入宮，皇帝皇太后已在座。皇太后一見修士，便轉身向皇帝說：「怎麼這翁在朝已三十年，還沒有官銜頂戴。」皇上答道：「吾兩次賞他頂戴，加他官銜，他總辭却不受。」太后接說道：「這麼不行，須從優加賞。」修士聞了，雙膝跪下，哀懇皇太后收回成命。且奏說：「皇上寬待天主聖教和教士，已是莫大恩榮，遠臣等無以酬報。」帝見修士這麼謙卑，心爲之動，向太后說道：「這人素性誠實，這些話都從心上來的。」皇太后道：「終須賞他什麼。」修士聽了，惶恐失色，不知所措。皇帝便說：「你儘管畫照好了，餘事待候朕旨。」

這一次朝見，有許多太監在旁，他們退朝後，便往各處去傳說，極讚修

士的謙恭。

明日，修士又進朝，急往太后的近侍處，請他代辭異秩。且說：「昨日聞命之後，憂悸至極，寢食不安云云。」那官聞了，大爲驚異，只說：「那沒法了，皇上諭旨已降，授公三品頂戴。」修士聽了，驚惶無措，嗚咽不止。同時有一大員在朝，宣傳詔旨，授修士三品官銜。修士往前跪求請免。大員答道：「吾只奉命宣旨，他事不與我干。」說畢，便將朝服頂戴加上，修士竭力抗拒，聲徹殿外。太后聞知了，便連遣三太監，特命拜受，且說：「此後，非穿此朝服，不得入宮。」修士怕违太后旨，俯首順命，穿了三品大服，入畫閣工作去了。

第二十四章 定案絞死

爲這椿事，耶修士情實不堪，他教士以爲大幸，教務上可佔光不少，蘇州二位神父可轉危爲安了，那知事不盡然。且說當時朝上有許多西藏喇嘛，很蒙皇上親信。這般僧徒，常以天主教爲不共戴天之仇，時在皇上面前說許多不好。因此皇上對於二位神父的案，毫不寬解，耶修士從中請說，也是沒用，就在九月（陰曆閏七月初），批准了蘇撫的奏，着將二位神父絞死。但降特旨，着減等處決，在監中秘密行刑，不使大眾知道。又准唐德光沈陶氏二人充流邊外，餘則各杖一百，或八十，或四十不等。此諭在一七四八年九月十日（即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八日），到蘇州。其時唐若瑟受傷過重，領了終傳，已死監中。他死後，有許多兒童遊行城中，喊說：「唐德光升天去了，唐德光升天去了。」汪斐理在神父死後，因傷重釋放出獄，不久也去世。

按唐德光、聖名若瑟、常熟人、家住小東門外甘泉街、奉教已數世、父母都有賢德。德光從小聰敏、又果敢剛強、與凡兒不同。其時教士來常熟、每到德光家中、德光敬而愛之、常隨左右。及壯歲、相助神父、處理教中事務、公平正直、不辭勞怨。後與談神父先後被捕。官逼問談神父住所、德光堅不肯吐露。見上二頁。及黃神父解案被審、獨德光以濟助洋人、判杖五十、枷號兩月。見上三頁。三縣會審時、逼供神父圖謀不軌、種種不法事、德光力闢冤誣、即被打十五下、且被鐵鎚重擊足、致受重傷。見上三頁。及談文多拉誣告神父諸般姦惡、德光寧千苦萬死、不肯誣招、於是又受重刑。見上三頁。及命踐踏聖像、德光即雙膝跪拜口親、且說頭可殺、腰可斬、聖像不可踏、於是又受鐵鎚重擊。見上四頁。末了、撫臺以德光幫傳邪教、稱他

「左道惑人爲從。」奏擬充流邊外。見上四頁。乃詔旨未下，身已死。監中，先神父而升天。唐氏傳數世，至嘉慶年間，始遷居陳學士橋。同治光緒間，有德卿生五女而無男，子嗣遂絕。德卿祖姑母適呂里村劉氏，生五男三女，析作八房，至今傳六世，虔誠奉教，孫曾雲

汪斐理伯，名欽一，安徽歙縣人。汪氏原是徽州巨族，明末清初已有奉教的。欽一隨從黃神父巡行各處，幫助傳教，一連數年。黃神父見他忠誠，便委他幫助談神父。談神父新到中國，不知言語，及中國風俗人情。欽一一一指導，故刑案中稱他「跟隨同行。」及談神父被捕時，欽一不在場，原可逃避，但願與神父同生死，欣然就捕。其後替神父力剖冤枉，不肯誣供，不肯踐踏聖像，受刑極多。

極重。神父致命後，飲一奄奄一息，因遂放出，旋即逝世。衙門佯作不知，仍朦奏擬杖一百，而其烈魂已在天上了。

二位致命後，俱葬在蘇州白鶴山上，立有石碑。不幸咸豐年間，山上墓石，盡爲髮匪移作營壘，今已失據無考了。

二位神父禁在司獄司監中，前後七月餘。一日，獄吏將他犯移處別室，但留二位神父在內，備了葷素四穀，又果品少許，請神父噉食。神父心中頗異之，稱感他們的厚意，但疑有毒藥，不敢嘗啖。獄吏再三催促，且說：「你們不吃，對不起吾們了。」談神父便嘗一些，甫入口，即吐出，因知其中却藏着猛烈的毒藥。

是日，爲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即乾隆十二年閏七月二十日，）二位神父知這宴，是致命的先兆，天國不遠了，歡欣至極。傍晚，獄吏領

了監刑官和刑役們，一同入監，先拿臥具搬出，舖上稻草，說道：「今天長官將來巡視，所以替你們打掃乾淨。」一刑役拿了繩子，帶譏帶諷的說：「你們說要到天堂上去享福，今天送你們去了。」過不多時，二官入監，刑役要拿二位神父分居兩處。黃神父哀求暫留片刻，果得允准，便互相行告解。時九下，刑役便拿二位神父分開，雙手反縛柱上，拿數層桑紙浸濕了，覆在一位神父的面上，將耳目口鼻，緊緊封塞，止他呼吸。一位神父，則被石灰墮入。官見他們遲遲不死，不耐久待，便飭絞縊，刑役拿繩緊緊一收，兩位神父斷息升天了。

第二十五章 死後奇異

二位神父纔死，監中忽現奇光一道，異香撲鼻。其時衙門習俗，屍身不

得自正門昇出，故在牢監壁上，設一石洞，俗名拖牢洞，囚屍從洞拖出。按此洞係石砌，外覆大石一塊，鐵鍊繫鎖，原在司監北牆西善長巷。民國八年司監改作三分獄，翻造房屋，該洞始廢，屍身改由南邊石皮弄小門昇出。

是日，適有鄒徐沈三教友在城，謀贖二屍身，未果。乃思牢洞狹小，強拽屍出，不免挫折損傷，因捐錢十四千，賄獄丁，乞將較大的屍軀，自牆繩下。獄丁狡黠，得了錢，拿較小的縋下，留下大屍，冀再得錢。奈教友兩手已空，只得任憑獄丁將屍推出。話也希奇，屍至洞口，洞忽自張大。獄吏大駭，忙到署稟報。官卽遣人勘查，果不妄，共相驚奇，且說：「這不是好兆。」急使人將屍自洞推出。屍身一出，石洞復還原狀。乃由同仁堂給棺二具，棺上標明二位神父的中國名字，當夜入殮。翌日，運至壇基掩

埋、（壇基卽義塚，在城外胥門與盤門之間。）官怕教友將屍盜去，派人看守。後教友請准在墳上立一石碑，碑上刻云，「二位西洋神父爲信德捨身致命，葬於此。」立碑之意，欲思後日得便遷葬也，不久，果遂所願了。

乾隆十四年（卽降生後一七四九年）十月五日，諭十六年春皇上南巡，幸蘇州、游鄧尉山、閱太湖水操。該塚適當要道，乃於十五年上，府縣派人將塚遷移，築南御道。役丁們便計從中漁利，促教友們將神父二棺贖去。教友便捐銀六十兩，贖舊棺，買新棺，卽日開墳。二棺已葬了約二年，仍完好如故，衣衾亦未朽爛。當卽轉入新棺，夜間，運至白鶴山信友公墓上埋葬。相傳數年後，浦東湯家巷教友復以二棺移至自己堂內，轉運至澳門，安厝聖若瑟院中，至今尙在。

第二十六章 死後喜慶

二位致命後不多時，音信傳到澳門，該處耶穌會院共二座，所有大小鐘鈴，同時齊鳴，以表喜慶。聖保祿大堂內，張燈懸彩，舉大禮彌撒，共唱「吾儕讚頌天主。」彌撒中，有神父稱揚二位神父剛毅不屈，保護信德，捨生致命的光榮。并述二位生平一切嘉言懿行，預備得此致命的大福云云。傳說致命前，天空已顯異兆。是年，卽降生後一七四八年四月十三日，望復活瞻禮，許多人看見月中有一光耀的十字架。又一次，月中現有五道黑帶，見者莫不驚異。又葡國阮瑪諾若瑟神父，在蘇州寫信道，蘇州城內曾雨血一次。

第二十七章 仇教惡報

從來仇難聖教的，沒有不遭天主的顯罰，而且地方人民，每連帶着遭受大災。只看蘇州城中，從二位神父絞死以後，即大起瘟疫，百姓恐慌至極，都說定是殺了無罪的神父，干了他們天主的怒，所以降禍於蘇城也。官吏們亦都驚懼，發許多僧道們，往神父墓上去，拜懺打醮，大設九天道場，鑼鼓喧天，香燭滿野，却可笑，也可憐。

至於官府們受天主的罰，更迅速，更嚴厲，直是出人意想的。周學健殺了福建桑主教，又到江南，聳動安寧，絞死二位神父，那知神父還未死，他反被安寧參奏，奉旨拿解到京，交刑部治罪。且伊江西原籍的家產，被江西巡撫逐一確實查封，此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六日事也。到了

二十一日，卽神父絞死之前日，皇上姑且從寬，發他往直隸修城贖罪。其時皇上只怒他於皇后喪二十七日後，違法剃頭而已。皇后崩在二月三十日見上四七頁不料九月二日，查得他在任時，受了賄賂甚多，親戚家人，多營私不法，便於十一月十七日下旨，擬斬立決。但念伊曾爲大臣，姑免令赴市曹行刑，著兩大員前往刑部，賜以自盡。過了三四日，卽在監內絞死。他的弟周學伋亦擬絞監候，時一八四九年的年首也。（以上事，具見東華續錄）

蘇撫安寧從了周學健處死神父，亦卽從周學健重受譴罰。那時安寧犯了什麼法，人都不知道，皇上只說他「器小易盈，辦理一切事務，均未妥協，民怨沸騰云云。」因於周學健拿解後二日，卽閏七月十八日，帝召安寧卽任到京，并嚴令江南總督尹繼善將伊一切任內所辦事

務所理關稅，任所貲財，並一路到京情狀，一一詳悉確查，據實具奏。二十一日，卽神父絞死之明日，調鄂昌爲江蘇巡撫。八月十三日，復降旨，着安寧仍在侍衛上行走。但後不知如何，安寧竟下天牢，家產一概籍沒，并他父兄也一一譴斥，這都載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諭旨上。（以上見東華續錄）其後如何，已不可考。但二十八日諭旨上，有「仍行拘禁，另候諭旨」一語，則他或遭顯戮，或充流西域，傳說不一。安寧旣去，他的爪牙，蘇州知府董順蛟，卽日撤任。元和縣張曰謨，則於九月十二日卸事。（見蘇州府志）相傳張曰謨奉旨查問，自縊死於署中。

臬台翁藻，首先訪拿神父教友，但兩次提審後，批決輕責釋放，情罪較輕，罰亦減等。祇於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被署撫雅爾哈善參奏，

去年九月一日，鄂昌調爲四川巡撫，雅爾哈善署理江蘇巡撫。奉旨著翁藻交部，嚴加察議云云。（見東華續錄）

第二十八章 靈蹟二則

羅公書上載有十二奇蹟，茲錄其二是羅公自述的

常熟附近蕩角，有教友名周義義，撐船爲業，因亦名周老大。年三十九，尙無妻室，只有一妹，早已出嫁。老大體力強壯，在一八八七年九月中，忽患蠱症，漸漸加重。及明年十月中，渾身腫脹，大如圓桶，皮膚似將迸裂。是時衫褲，習尙寬大，至此緊貼在身，幾包不下。病人自知在世不久，於諸聖瞻禮前數日，將舊屋及現銀若干，委託本堂金瑪竇神父，爲身後棺斂及彌撒追思之用。十一月三日，卽領終傳。時余羅神父自稱適亦在蕩角，便求蘇州二位致命，顯蹟痊癒，許願得痊後，登載教務公報。十一

月七日，余彌撒甫畢，有人急報說：「神父速來，病人快死了。」余不及早餐，卽往其家，已有許多教友朗念助善終經，余給他赦罪後，亦助他善終。他起初言語尙清，繼則模糊，末則顛首作狀，一言不發，目亦結沒，眼看快欲死了，余立卽私下復願，誠求二位致命。但這事不告一人，因恐教友們信德淺弱，倘天主聖意不欲病愈，反生他們疑惑。約過二十分鐘，余回堂早餐。餐僅半，見送終教友散歸已家，便問：「人已死了麼？」答說否，否，病已愈了。余卽棄餐，奔往探視，見病人已起坐，腫勢畧退，言語清明。卽日，下牀行走。不數日，腫氣盡消。一月後，竟復打稻勞作，一如常人。

降生後一八八九年，太倉張涇會口有高姚氏，年僅四十，已嫁二夫，都亡故。又患瘋症，手足卷縮不能動，醫治無效，好久不服藥了。十月中，叫

人抬到堂中，請本堂黃斯德望神父行告領終傳等聖事。數日前，余羅亦神父自稱有事會晤黃神父，說起二位致命的靈蹟，請轉勸教友託求神形諸恩。黃神父便囑高姚氏誠心依靠二位致命，并許幫他同求。高姚氏便誠心求禱，數日後，病忽全愈。時正諸聖瞻禮前五日，便到堂告解領主，把病愈情形告訴黃神父，並請轉告總鐸。十一月十一日，余往張涇那婦人又來細述一番，茲將他所講情形叙述如下。某夜，眾人已睡去，燈也熄了，我獨自一人在牀，不能睡覺。忽見二位西洋神父，身上繞着異光，一長一短，一前一後，到我房中，跪聖母像前，祈禱片刻。繼而到我牀前，那長的對我說：「勿憂，你病不久好了。」我又驚又異，正欲仔細辨認，忽不見了，光也滅了。過了數日，約半夜，房中又忽現大光，仍見二位神父，一前一後，到我房中，跪在聖母像前，約三遍亞物之久。那較

長的到我牀前，對我說，「你伸足吧。你病好了，爲什麼睡着起來，走吧。其他小病，我不問了。」我聞了他言，仍欲細視，光與人形又散滅不見了。我便覺病已脫身，把手足一伸，果運動自如。天明時，取了衣服，穿着好了，到聖母像前禱謝。繼而在房中行走數步，家人聞了，前來探視，不勝驚異。我卽與他們把上邊情形講述一遍，同聲稱異，一同感謝天主云云。余以爲兩次顯現，不藥忽愈，必是奇蹟。九年後，聞此婦仍康健如常，爰筆誌之。

按上述兩位神父一長一短，與二十五章所說兩位神父屍軀一大一小，正相符合。那身材較長的，可是黃神父，生時當會長，故行走在前也。

第二十九章 刑部奏准教案表

按刑部奏過二次。第一次奏上二十二章講過了。第二次是在神父致命後三月，即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奏的。首說「除首犯王安多尼談方濟各，從犯唐德光，俱在監病故，無庸議外，其餘應如該署撫所題」云云，便將各教友分別擬罪。是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議。茲將所擬各罪列表如左。

按安寧是在年閏七月十八日奉旨卸任到京，見上六十四頁。但諭旨到省，須十餘日。此案宜在神父死後數日定的。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刑部始進奏。

又案中信友爲主備嘗苦辱，榮幸極矣，特立細表，以作後人之矜式。間有畏刑反教者，亦列於表，藉資鑑戒。

一 開堂窩頓、左道惑人爲從、發邊外爲民。係婦人、照律收贖、房屋查估變價入官。

昭文縣 沈陶氏

二 以下混稱會長、枷號兩個月、杖一百。

常熟昭文縣 尤元長

徐魯直
聞拿投首、減等發落、房屋變價入官。

孫裕玉

周德升

常熟昭文縣 劉覲揚

嘉定縣 楊維松

南匯縣 趙行奇

三 以下各杖一百。

常熟昭文縣

唐興周

以下名載在黃神父冊籍

嘉定縣

楊印觀

孫蒼玉

楊路爵

劉在田

王紹先

尤漢中

陳簡觀

尤正公

太倉州

朱天瑞

徐用賓

朱四觀

寶山縣

趙漢章

新陽縣

吳蓼思

常熟縣

霍載侯

卽霍三○以下六人案稱搖船載送。

霍晉公

戈四

戈德明

戈二

鄒漢三

鄒漢四

丹陽縣

王奉加

卽王鳳佳族譜作鳳儀號虞階

沈秀文

許瑞珍

孫景藻

崑山縣

陸祖長

長洲縣

陳三觀

上元縣

唐貞生

婁縣 丁學初

徽州 鮑天衢

即鮑天球

華亭縣 王加候

以下名載在談神父冊籍

婁縣 張聖文

張聖候

蘇州 管信德

倪憲文

孟錫九

昭文縣 鄒文表

寶山縣 甘明卿

鄒加觀

沈忠唐

嘉定縣 楊元宰

葉三

上海縣 李孟舟

吳方

歙縣汪欽一

卽汪斐理因傷放釋不久即死。

四 以下杖一百、係婦女、照律收贖。

常熟昭文縣伊曹氏

丹陽縣王三姑

王天佩女。

吳伊氏

沈七姑

卽徐沈氏、沈天如姪女。

嘉興周瑪利亞

許四姑

卽沈許氏、沈天如長媳。上二名、案稱附教載送、均在黃天蕩被捕。

五 以下依軍民相姦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係婦人、杖罪的決、餘罪收贖。

丹陽縣 王大姑 王天佩女 一 丹陽縣 王二姑 全上

六 以下杖一百、年逾七十、照律收贖。

常熟昭文縣 顧行周 青浦縣 虞上臣

上元縣 李含章 丹陽縣 沈天如

七 以下逸犯、令該署撫嚴緝務獲、另結。

常熟昭文縣 繆加祿 海鹽縣 孫敬三

錢尙公

上海縣 艾大觀

長洲縣 丁亮先

八 以下各犯供在教未獲。(不載縣屬)

薛洪如

周亞加大

高亞加大

彭則濟利亞

金加大

高天申

王瑪利亞

潘加祿

孫瑪利亞

莊德加辣

宋方濟

九 以下病故免議。

西洋人

德瑪諾

婁縣

吳九臯

何天章

吳禹九

青浦 顧爾臨

蘇州 顧有才

林君卿

丹陽縣 王天佩 族譜作天培。

徐來思

五河縣 許伯多祿 引領黃神父者。

華亭縣 唐德章

吳貞菴

張耀貞

沈玉書

周聖儀

劉瑪利亞

十 以下供稱禁後出教，但不行首明，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寶山縣 趙德潛

一南匯縣 王育昭

山陽縣

馬十觀

常熟昭文縣

王禹臣

馬云漢

丹徒縣

張公遠

馬大觀

松江

吳潛飛

戴若瑟

卽戴元亮

十一 以下地鄰不行查緝舉報，照不應輕律，答四十。

何公祠地鄰

錢隆儀

錢尙公家地鄰

徐保文

劉維臣

陳秀川

戈大舍

蘇晉揚

金世美

十二 以下西洋人曾否回澳令該署撫確查另給。

沈若望

畢登榮

季履思 卽紀類思。

孟友藝

安瑪爾底玉

秉多瑪諾

薄類思

倪維智

楊若望

法方濟各

蘇州教務考畧 附

在蘇州開教的第一人，可說是利瑪竇。因萬歷二十六年，利公初到南京，江蘇巡撫趙可懷便邀他到蘇州一會，暢叙十餘日，是蘇州的名宦巨紳，早聞天主教的道義了。其後誰來實行傳道，教化如何傳流，却没有書本記載。鄙人編了蘇州致命紀畧以後，亟願研究一下，乃承蘇州張士琅總鐸，以海門黃公伯多祿棘丁文筆記授示，喜不自勝，便援筆摘要譯出。按黃公博學好古，自同治八年至十三年，任蘇州本鐸，即採集諸書，又探訪父老，將所見所聞的，筆之於冊。雖寥寥數言，而所載皆確實可靠。蘇城教務的源源本本，亦可畧見一斑。現今蘇城教友，雖居少數，然大抵熱心誠實，

足見信德根深，而他們列祖列宗，及四位致命的在天轉禱之力，又大又遠了。

黃公的筆記，以同治十三年爲限。迄今又將六十年，作補錄一章，以成全璧。

編者識

一 通關坊聖堂

蘇州在清朝時代，爲江蘇的省城，十分熱鬧。省中的大員，若撫臺、藩臺、臬臺、糧道、織造等等，皆駐在蘇州。其外還有知府和吳縣、元和、長洲三縣的衙門。城垣作長方形，東西約八里，南北十里，周三十五里。城內街巷縱橫，店鋪林立，館閣樓臺，在在皆是。繁華富麗，可稱江南第一。清初時代，教務也極興盛。先有耶穌會潘國光、賈誼睦二位西士，在通

關坊大街上，建造大堂一座。繼在康熙十九年，由同會士栢應理、畢嘉等重行修理推廣。堂內懸有順治皇帝欽賜匾額，題曰「欽崇天道」。又有御碑一座，嘉獎教士們的品節與學問。原來順治帝很重西士，入關登極以後，即用他們治理歷務，所以賞這金匾，蓋着御寶，使文武大員見了，都加意保護教堂，待遇教士。御碑兩旁，又設石碑各一，一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一刻上海徐文定公的辯學章疏。

按大秦，卽是西利亞一帶地方，如德亞國的舊土，在今東土耳其境內。景教，是說光明的教，卽是天主教。唐太宗貞觀九年，始入中國，不久傳行各處。在陝西西安府刻有石碑，歷叙聖教的綱要，列朝之崇奉，流行之廣遠。其後，此碑沒在土中。直到明熹宗天啟三年，官命起土，始發現在敗牆之下。一時聞傳遐邇，徐文定公得了。

榻本，卽摹刻石上，傳行於世。

又按辯學章疏，是徐文定公的奏稿。明萬曆四十四年，南京禮部侍郎沈瀛與聖教爲難，奏請驅逐教士。文定公便上疏剖辯，表明西士之爲人，教理之純正。上海大南門聖墓堂內，存有石刻，題曰「辯學章疏」。

康熙十年，又御書「敬天」二字，賜懸蘇州堂內。

按乾隆蘇州府志載錄徐文定公所著的規誠箴贊，可見其書盛行城內，爲士大夫所珍重的。

一 雍乾教難

不料雍正登基以後，大反先帝所爲。卽位後二年，卽出諭禁止傳教。於

是江蘇撫臺便將通關坊聖堂抄沒，改作闕里別墅，供設孔子神主。教士既失所依，便托居教友家內，施行聖事。自此以後，教務日漸衰落了。雍正崩後，教難仍劇烈。及至乾隆十三年，耶穌會黃安多尼談方濟各二位神父，竟在監中絞死。是時江南教友拘在蘇州的，多至百餘人，連連審訊刑逼。本城各巨族雖未被入告發，然暗中受苦，當然不少。

三 九家聖堂

黃談二位神父致命以後，仍有傳教士不斷來往，亦居住教友家中。先後城外三家，城內六家，共計九家，輪流供應。

第一是朱家，住在閭門外五里許，虎邱山旁，冶坊浜。家主婦時稱六太太，很有錢財，熱心又出眾。教士到他家內，教友前來開四規，一切用費，

都是他一人擔任。且在江西定燒了數千隻小碟子，式樣新奇，底下有「大年堂」字樣，（卽是他家的堂名）四規畢，各教友領得一隻，以作紀念。其時教友家不能張掛聖像，而此小碟散佈教友家中，提挈他們的信德，洵是莫妙的紀念品。可惜世事無常，朱姓的子嗣，今已絕滅，冶坊浜的房屋田產，已不見踪影了。

按黃公曾覓得萬年堂碟子一隻，後爲繼任薛公要去，至今不復見了。

朱家之外，猶有許家。其祖上說是徐文定公的知交，住在閭門外陸宅巷。在今留園與西園間，江西會館之南。在此家內，南主教會行大禮，祝聖四位司鐸，一是

謝彌額爾，一是弓伯多祿，其他二位姓氏已失傳了。傳說這許家原與日本通商，發了財。後於嘉慶三年左右，商業失敗，卽將房屋變價償債。

其住宅，讓歸城內諸家。咸豐十年，宅被髮匪焚燬，而基地至今仍爲諸家執業。許家子姓尙存，散居各處，不復歸宗了。

城外猶有殷家，自一八〇〇年以後，爲蘇地總堂，兼管城內諸會口。教士來往他省，道經蘇州的，必住宿於此。

按殷姓離蘇已久，已不知其住處。或云今日楊家橋的女學，卽是殷家的舊宅。宅後有井，髮匪時投藏金銀，都爲人淘去。但未見文契，作爲疑題可也。

在城內，教士來往住宿之所，先有諸家孫家沈家，繼之以莊家韓家，及附城的姚家。

咸豐十年，髮匪佔據蘇城，教友家紛紛逃避，遷居上海及同治三年平復而後，多數教友家已在上海營業謀生，不復回返。城內教友之數，因

此大減，貧富又不一。於是上說諸聖堂，大半放失，祇存諸莊兩家而已。莊家在城東北區，謝衙前街，距婁門約三里。諸家則在城西南隅，胥門內之司前街。宅北數十步，卽爲司獄司監，黃談二位神父致命，卽在此處。

按孫家在東美巷，堂屋已毀，基地獻於作蘇堂公產。尙有子姓數家在。

沈家原在桃花塢，相傳爲奉教家的首富。髮匪時，大廳十三，餘屋百數十間，盡付一炬。子姓貧落，保存聖物尙不少，大都是嘉慶道光年間的遺跡。

韓家在西善長巷，子姓散居上海。○姚家未詳。

四 北街公堂

同治五年，總鐸桑理爵在婁門內北街上，購置宅第一所。手續未了，調往他處。伊宗尹司鐸繼任。經了許多周折，乃得於是年聖方濟各瞻禮日，遷入新宅。而於無原罪始胎瞻禮日，舉行聖祭。從此北街成爲城內公堂。諸莊二家作爲私所。年中只去舉行聖祭而已。但城內水道，時常壅塞。南區教友，每不能到北街滿四規，仍在諸家補行。

上說通關坊聖堂，於雍正二年充公之後，嘉慶五年，任撫臺立一碑石，載明此屋原爲天主堂，改爲孔祠云云。髮匪時，房屋燬壞，而石碑猶存。於是同治八年，耶主教憑此碑文，要求復還舊產。其時應寶時爲上海兵備道兼交涉使，返復磋商，未了，允賠銀四千五百兩，以抵北街購置

房屋之費。卽此北街房屋，作爲官買，以與通關坊之堂產，互相交換。且購旁屋六間，天井一方，併於正屋，並出示曉諭，永爲天主堂公產，刻石爲記。

五 分設三會

北街成爲公堂之後，分設三會，一曰聖母會，一曰若瑟會，一曰伯多祿會。

本城舊家，屬聖母會，共一百餘人。亂前，舊家都是巨商富戶，且有當官員的。亂後，房屋宅第，大半削爲平地，金銀財寶，埋地下或投井中者，俱爲他人竊去，一無所得。然教友均安聽主命，不怨不尤，大有若伯主予主取之概。今日，惟諸莊兩家尙存有遺產。其餘諸姓，僅作小本經營，或

依人度活，然大都溫文俊秀，不失舊家風度。男信友大概誠實溫厚，安分守業。女信友亦多虔誠熱心，且自公堂成立後，一革往時羞慚習性，卽非瞻禮日，亦多來堂誦經與祭。

無錫常州等人遷住城內的，則歸若瑟會，約一百三十餘名，大半係新奉教，由無錫教友范耀廷竭誠勸化的。其人皆習手藝，或木匠，或漆匠，或開木器舖以度生，彼此融洽和合，馴良受教。

蘇城的快船幫，則爲伯多祿會，約二百七十餘人。快船停泊處不一，有在城內或城附近之處，有在潯墅關或黃棣。關在城西三十里，棣在城北三十里。他們開四規，半在楊家橋，半在余橋。卽潯墅關。亂後，余橋之堂被燬，關上生意又清，於是都往楊家橋及北街公堂成立後，始歸北街。

六 教士題名

諸司鐸在蘇州首先傳教的，除潘國光、賈誼睦、栢應理、畢嘉外，餘多不可考。

按金馨山司鐸曾考自利瑪竇至黃談二位神父致命，一百五十餘年中，在蘇屬傳過教的，有四十位，俱耶穌會士。但其時諸教士周行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河南等省，踪跡靡定，不可專指爲蘇州本鐸。故黃公祇舉潘國光以下四人，以概其餘。下表所載諸鐸，係黃談二位致命後在蘇傳教的。

茲將第十八世紀以後諸公列之於左。

一 姚公若翰，耶穌會，徽州籍。（一七五二年）

二 張公若翰（一七五八年）。

三 李公若翰，山西籍，（一七八四年）。

四 嚴公，松江籍，（金鐸作陝西籍，）一八〇八年。

五 楊公嘉祿，一八一一年。

六 湯公方濟，各南滙湯家巷人，一八一二年。

七 鞠公文度，辣奉賢南橋人，一八一五年。

八 雷公貌祿，一作瑪爾谷，直隸籍，一八二一年。

九 又鞠公文度，辣，一八二五年。

十 楊公安德，肋傳教會，直隸籍，一八四三年。

十一 沈公西滿，江蘇奉賢高橋人，自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六

年，卒於蘇州。

按沈公字素巖，在蘇共十二年，建議請耶穌會士重回江南。瀕死，以白絹一幅，授耶穌會李雅明司鐸曰：「此係余請願書，會繕三帖，一呈教宗額我略十六世，一呈耶穌會總會長，一呈葡國王后，請求重遣耶穌會士來華。」云云。一八四二年，耶穌會士果來華。公於一八四六年，壽終於蘇城。是年六月二十三日，徐家滙堂中舉行追思大禮，稱其功勳。

十二 張公瑪則祿，甘肅籍，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三年，輔助沈公西滿。

十三 方公瑟拉芬，方濟各會，意國籍，一八五六年。

十四 葛公達尼老，耶穌會，法國籍，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二年。初，

公至蘇州，信友視爲外族，頗不相容。後避匪亂至上海，公竭誠安撫，調處一切，信友始深心感服。及公死，哀傷至極，久後尚有奉銀爲公求祭的。

十五

桑公理爵，耶穌會，法國籍，一八六四年總鐸。

十六

龍公瑪弟亞，川沙小河塘人，爲桑公副鐸。

十七

伊公宗尹，耶穌會，法國籍，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九年總鐸。

十八

藍公方濟各，耶穌會，法國籍，一八六六年爲伊公副鐸。

十九

顧公格肋孟，耶穌會，法國籍，一八六九年總鐸。

二十

晁公德蒞，耶穌會，意國籍，一八七〇年總鐸。

二十一

潘公如漢，耶穌會，法國籍，一八七一年總鐸。

二十二 谷公振聲、耶穌會、意國籍、一八七三年總鐸。

二十三 黃公伯多祿、海門人、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五年本鐸。

七 信友公墓

閶門外三十里白鶴山（亦稱白馬澗）上，有地約六十畝，相傳是許家購置，作教士與教友的公墓。徧查之下，果得許姓田契二紙，載山地十八畝（通例，山地六畝作一畝，則實數當不止六十畝）。

東南隅，則葬有耶穌會李公守謙與同會龔公伯多祿、尙實、周公伯多祿。西北，則有耶穌會南主教、楊公嘉祿、耶穌會姚公若翰、沈公西滿、素巖、張公若翰、弓公伯多祿、謝公彌額爾七穴。東北，則有沈公伯多祿、管公瑪爾谷與艾公三墓。以上諸墓，皆有石碣爲記，惟沈公西滿之碑，則

係同治十三年補立的

按金馨山司鐸筆記，又有陳公伯多祿，蘇州本籍，與葛公，其名未詳。西史稱陳公業醫，游北京，厲友所，得聞教理，遂領洗，求入耶穌會，年已四十有四。又六年，赴澳門，受鐸品，傳教江西云云，餘事不詳。金公記其墓在白馬澗，未知所據，姑誌之待考。

又按管公瑪爾谷，係莊家的戚屬，致命案中，有管信德一名，或卽爲其族祖，見致命紀畧七十四頁。

南主教的墓碣題曰：「清故俾斯巴我德斐理鐸南懷仁公之墓。」

按俾斯巴，係葡文 Bispo 的譯音，卽主教也。

我德斐理鐸是南公的聖名，Codefridus。

李公守謙之墓爲最古。公嘗助理天文曆政，其來江南也，領有「奉旨

傳教」的御牌。今將碑文附錄於左。

泰西天學修士、守謙李公之墓。

公聖名西滿，號守謙，泰西路西大尼亞國厄阿拉府人，生於皇清順治二年乙酉八月。自幼棄家修道，十五年入耶穌會，康熙十三年甲寅，入中國傳天主聖教。十八年三月進京，在宣武門天主堂助理天文曆政。十九年八月，召對內廷，賜茶及賞御翰，欽給「奉旨傳教」四字。卒於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九歲，入中國傳教三十年，統計在會四十六年。於四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安葬蘇州府長邑壹都十三圖白鶴嶺。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日同會修士恭日述立碑。

按恭日，疑是龔公尙寶，借以自晦。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日主教羅類斯修建重立。

附葬於此墓的，除蘇州教友外，又有青浦諸巷會，及他處教友甚多。

八 補錄

總鐸名錄○一八七五年，黃公伯多祿去任後，薛公類思繼之爲蘇城本鐸。其時，總鐸爲谷公振聲，繼谷公任總鐸者，名列如下。

一八七六年，宋公永譽。

一八七七年，潘公如漢。

一八七八年，寶公維善。

一八八三年，羅公以禮。（卽編蘇州致命紀者。）

一八八九年，姚公宗李（一九〇〇年，簡授江南主教。）

一八九一年，寶公可理。

一八九九年，寶公維善（再任）

一九〇五年，寶公可型（再任）

一九〇八年，段公之馨。

一九〇九年，陳公士謙。

一九一〇年，寶公維善（三任）

一九一一年，喬公遷干。

一九一七年，博公鼎彝。（以上俱耶穌會士）

一九二一年，曹公鳳藻。

一九二九年，張公士琅。

舊學前○舊學前街，在蘇城中心，頗熱鬧，住有多數奉教人家，始由伊總鐸宗尹租賃教外人市房三間，設一女學。後因種種不便，黃公伯多

祿於一八七三年年終，稟請長上，購買房屋六間，充作女學，而在教友王蘭亭家開設男學，教授經言要理。及至一九〇二年，寶總鐸復購買街後空地十八畝，備建大堂與學校。而於一九一〇年，寶公第三次回任總鐸後，卽與沈公錦標暫以北街兩廳舊料，改造聖堂一座，校舍數間。一九二四年，曹總鐸鳳藻於堂基東添購地四畝五分，備建女校。楊家橋○楊家橋在閶門外四里許，地方僻野，適合爲網船信友聚會瞻禮之所。舊有聖堂一座，其原始已不可考，或云卽係殷家舊宅。堂頗窄狹，不能容數千漁眾，乃於一八九二年，寶總鐸購買堂後地十二畝，明年起造大堂一座，內設男學，而以舊堂改作女學，以至今日。

譯 名 合 璧

蘇州致命紀略…譯名合璧

頁數

- | | |
|----------|--|
| 壹 紀類思 | P. Ludovicus de Sequeira |
| „ 沈若望 | P. Joannes Simoës |
| „ 郎主教 | RR. DD. Adrianus Languillat |
| „ 吳德蒞 | P. Angelus Zottoli |
| „ 倪主教 | RR. DD. Valentinus Garnier |
| „ 羅以禮 | P. Gabriel Rossi |
| 貳 惠主教 | RR. DD. Augustus Haouisée |
| 1. 恩利格 | Henriques |
| „ 葡國 | Lusitania (Portugal) |
| „ 里斯本 | Ulyssipo (Lisbonne) |
| „ 聖安多尼 | S. Antonius |
| 2. 亞力山 | Alexander |
| „ 麥德祿 | Metello |
| „ 本篤十三 | Benedictus XIII. |
| „ 若望第五 | Joannes V. |
| 3. 馬尼刺 | Manila |
| „ 奧斯定會 | Ordo S. Augustini |
| „ 厄瑪努厄爾 | Emanuel Des Remedios |
| 5. 羅主教 | RR. DD. Alexander Ciceri |
| „ 方主教 | RR. DD. Franciscus de Sta Rosa de Viterbio |
| 6. 德瑪諾 | P. Romanus Hinderer |
| „ 徐懋德 | P. Andreas Pereyra |
| 7. 談文多拉 | Joseph de Madeiro |
| 8. 厄瑪諾若瑟 | P. Emmanuel Joseph |
| 9. 陳善策 | P. Dominicus Pinheyro |

頁數

9. 馬德昭 P. Antonius Gomes
12. 矮底彌斯 de Attimis, vel Atemis
- „ 意國 Italia
- „ 物尼斯 Venetia
- „ 聖類思公撒格 S. Aloysius de Gonzaga
- „ 脫利斯談 Tristanus
13. 巴度 Padua
14. 多敏我 Dominicus
- „ 拉雜利尼 Lazarini
15. 基多福祿 P. Christophorus Ferrari
16. 鮑諾尼亞 Bononia
- „ 納匝肋 Nazareth
- „ 聖安德肋 S. Andreas Ap.
- „ 巴拉增爵 Placentia
17. 希臘 Græcia
21. 桑主教 B. Petrus Sanz
- „ 費若望 B. Joannes Alcober
- „ 德方濟各 B. Franciscus Diaz
- „ 華若亞敬 B. Joachim Royo
- „ 施方濟各 B. Franciscus Serrano
22. 茹答斯 Judas Iscariotes
23. 何天章 P. Steph. Antonius Peixoto
25. 嘉祿 Carolus
26. 卜日生 P. Joannes Baborier
- „ 安瑪爾 P. Martinus Correa
- „ 利維亞 Livia
- „ 路濟亞 Luc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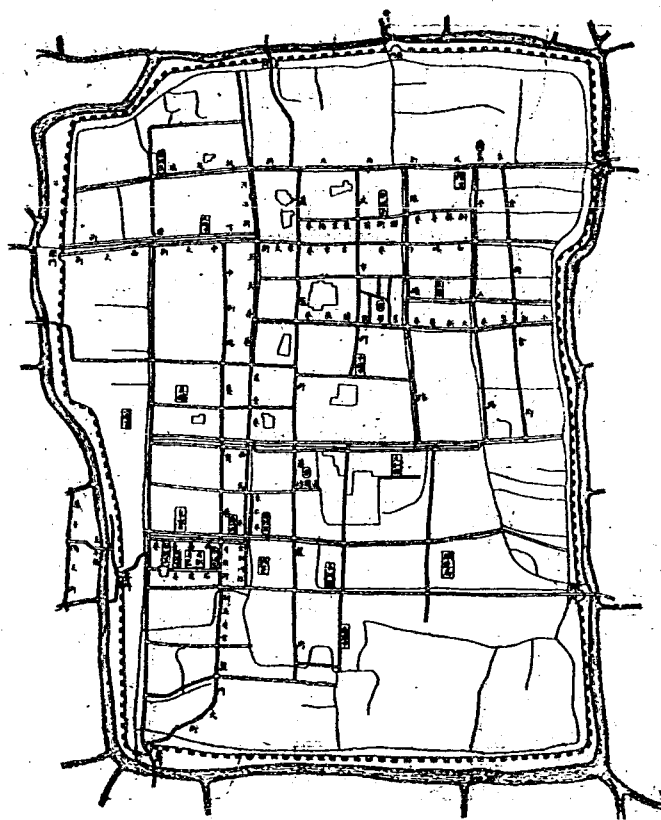
頁數

37. 林德瑤 P. Joannes de Seixas
 51. 劉松齡 P. Augustinus Hallerstein
 53. 郎世寧 F. Joseph Castiglione
 80. 沈若望 }
 „ 季履思 } Vide pag. I.
 „ 卽紀類思 }
 „ 安瑪爾底玉 }
 „ 卽安瑪爾 } Vide pag. 26
 „ 薄類思 P. Ludovicus Porquet
 „ 楊若望 P. Joannes Franc. Beuth
 „ 畢登爵 P. Antonius de Costa
 „ 孟友藝 P. Emmanuel Mendez
 „ 秉多瑪諾 P. Emmanuel Pinto
 „ 倪維智
 „ 法方濟各 P. Franciscus Valla
 81. 利瑪竇 P. Matthæus Ricci
 82. 潘國光 P. Franciscus Brancati
 „ 賈尼睦 P. Hieronymus de Gravina
 83. 柏應理 P. Philippus Couplet
 „ 畢嘉 P. Dominicus Gabiani
 „ 西利亞 Syria
 „ 如德亞 Judæa
 „ 東土爾其 Turquia Asiæ
 86. 南主教 RR. DD. God. de Laimbeckhoven
 89. 桑理爵 P. Mauritius Sentinier
 „ 伊宗尹 P. Carolus d'Argy
 „ 若伯 Job.
 94. 李雅明 P. Benjaminus Bruey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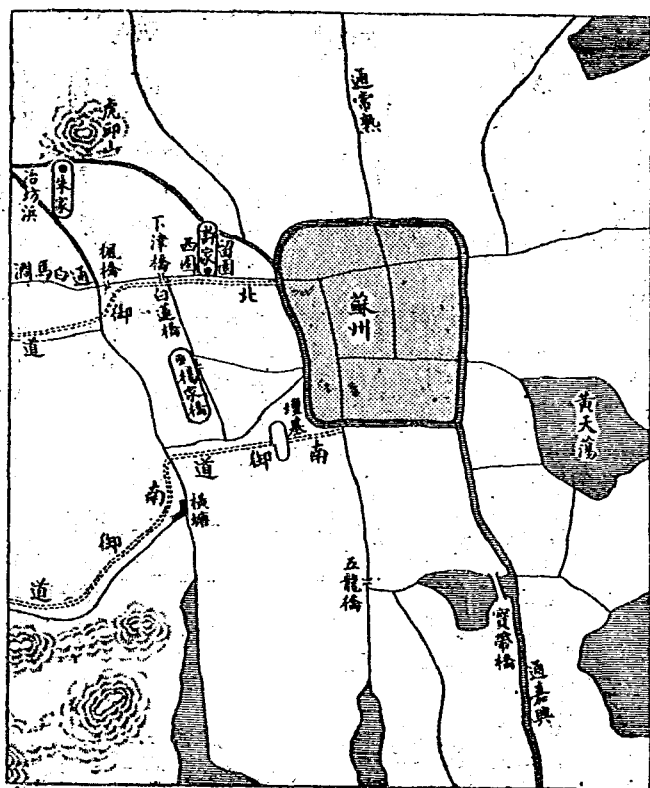
頁數

94. 額我略十六世 Gregorius XVI.
 „ 方公瑟拉芬 P. Seraphinus Carlozzi
 „ 葛公 P. Stanislaus Clavelin
 95. 藍公 P. Franciscus Ravary
 „ 顧公 P. Clemens Couvreur
 „ 潘公 P. Alexander Pouplard
 96. 谷公 P. Agnellus della Corte
 „ 李守謙 P. Simon Rodriguez
 98. 路西大尼亞 Lusitania
 „ 厄阿拉 Evora
 „ 羅主教 RR. DD. Ludovicus de Besi
 „ 薛公 P. Aloysius Sica
 „ 宋公 P. Eduardus Bichon
 99. 寶公 P. Ludovicus Platel
 „ 姚公 RR. DD. Prosper Paris
 „ 寶公 P. Jòsephus Dèffond
 100. 段公 P. Julianus Van Dosselaere
 „ 陳公 P. Augustus Pierre
 „ 喬公 P. Ludovicus Le Cornec
 „ 博公 P. Æmilius Bonay

Finis



(內城) 圖 州 蘇



（外城）圖 州 蘇

24
282924
(3)